

主旨:

views on educational issue and beyond

香港教育

近年來，教育問題爭議不斷。事實上，香港的教育問題是一個流傳下來的問題。

在以往的日子，兒童入學，處處感覺困難，最大的困難是那絕大多數的華文學校和那少數的英文中學不能相銜接，華文學校是依中國新學制的六六制辦的，小學六年，中學也六年。英文中學卻有八年。依年齡的分配，在理論上，一個兒童讀了四年小學，應該可以接上英文中學的最低級（第八級）。事實上卻不然，華人子弟往往要等到初中二三年（即第八九年）方才能考英文中學。其間除了英文之外，其餘的他種學科都是學過了還須重習的。這樣的不相銜接，往往使兒童枉費去三年至五年的光陰。所以這是一個最嚴重的問題。

香港的中小學的教學問題尤其複雜。家長大都希望子弟能早學英文，又都希望他們能多學一點中國文字，同時廣東人的守舊風氣又使他們迷戀中國古文，不肯徹底改用國語課本。結果是在絕大多數的中文學校裡，文言課本還是很占勢力，師資既不易得，教學的成績自然不會好了。

在教育資源的分佈問題上，香港與九龍的中學有完全私立的，有的是稍有政府津貼的。英文中學校之中，私立的約有一百校，其餘最好的三十校又分三種：一種是它立的，一種是政府補助的，一種是英國教會辦的。因為全港受英國統治與商業的支配，教學生的升學當然大家傾向那三十所設備最好的英文中學。無力升學的學生，也因為工商業都需要英文與英語，也都有輕視其他學科的傾向，還有一些人家，因為香港生活程度太高，學費太貴，往往把子弟送往內地去求學；

近年中國學校不能收未立案的學校的學生，所以叫香港兒童如想在內地升學，必須早入中國的立案學校。

羅仁伯先生是香港中文學校的視學員，他是很虛心考慮這個中文教學問題的，他也不反對白話文。但他所顧慮的是：白話文不是廣東人的口語，廣東兒童學白話未必比學文言更容易，也未必比學文言更有用。這不僅是他一個人的顧慮，廣東朋友往往有這種見解。其實這種意思是錯的。第一，今日的「國語」本是一種活的方言，因為流行最廣又已有文學作品做材料，所以最容易教學；學了也最有用。廣東話也是一種活的方言，但流行比較不遠，又產生的文學材料太少，所以不適宜用作教學工具。廣東人雖不說國語，但他們看白話小說，新作白話文字，究竟比讀古書容易的多多了。第二，「廣東話」決不能解決華南一帶語言教學問題，因為華南的語言太複雜了，廣東話之外，還有客話、潮州話等等。因為華南的語言太複雜了，所以用國語作統一的語言實在比在華北、華中還更需要。第三，古文是不容易教的，越下去，越不容易得古文師資了。而國語師資比較容易培養。第四，國語實在比古文豐富的多，從國語入手，把一種活文字弄通順了，有志學古文的人將來讀古書也比較容易。第五，我想香港的小學中學著徹底改用國語課本，低級修業年限或可以縮短一二年。將來謀中文學校與英文中學的銜接與整理，這也許是很可能的一個救濟方法——以我對於香港的教育家，很誠懇的希望他們一致的改用國語課本。

我在香港講演過五次：三次用英文，兩次用國語。在香港用國語講演，不是容易的事。一月六日下午，我在香港華僑教育會向兩百多華文學校的教員演說了半點鐘，他們都說可以勉強聽官話，所以不用翻成廣東話。我說的很慢，自信是字字句句清楚的。因為我怕他們聽不明白，所以那篇演說裡沒有一句不是很淺近的話。第二天各華字報登出會場的筆記，我在《大光報》上讀了一遍，覺得大旨不錯，我很高興，因為這樣一篇有七八成正確的筆記使我相信香港的中小學教員聽國語的程度並不壞，這是最可樂觀的現象，在十年前這是決不可能的。後來廣州各報轉載的，更後來北方各報轉載的，大概都出於一個來源，都州大光報湘同。其中當然有一些聽錯的地方，和記述白話語氣不完全的地方。例如我提到教育部王部長的廣播演說，筆記先生好像不知道王世傑先生，所以記作汪清衛先生了。又如我是很知道廣州人對香港的感情的，所以我很小心的說「我希望香港的教育家接受新文化，用和平手段轉移守舊勢力，使香港成為南方的一個新文化中心」，我特別把「一個新文化中心」說的很清楚，但筆記先生好像不曾做慣白話文，他輕輕的把「一個」兩字丟掉了，後來引起了廣州人士不少的醋意！又如最後筆記先生記的有這樣一句話：

現在不同了。香港最高級教育當局也想改進中國的文化。

這當然是很錯誤的紀錄：我說的是香港最高教育當局現在也想改善大學裡的中國文學的教學了，所以我接著說港大最近訪兩位中國學者來計劃中文系的改革事業。凡有常識而無惡意的讀者，看了上下文，決不會在這一句上挑眼的，誰知這句句子後來在中山大學鄒校長的筆下竟截去了上下文，成了一句天下馳名的名句！

那篇演說，因為各地報紙都轉載了，並且除了上述各點小誤之外，記載的大體不錯所以我不用轉載在這裡了。我的大意是勸告香港教育家充分利用香港的治安和財富，努力早日做到普及教育；同時希望他們接受中國大陸的新潮流，在思想文化上要向前走，不要向後倒退。可是我在後半段裡提到廣東當局反對白話文，提倡中小學讀經的政策。

我說的很客氣，筆記先生記的是：

現在廣東很多人反對用語體文，主張用古文；不但古文，而且還提倡讀經書。我真不懂。因為廣州是革命策源地，為什麼別的地方已經風起雲湧了，而革命策源地的廣東尚且守舊如此。

這段筆記除了「風起雲湧」四個字和「尚且」二字我決不會用的，此外的語氣大致不錯。我說的雖然很客氣，但讀經是陳濟棠先生的政策，並且曾經西南政務會議正式通令西南各省，我的公開反對是陳濟棠先生不肯輕輕放過的。於是這篇最淺近的演說在一月八日廣州報紙上登出之後，就引起很嚴重的反對。我絲毫不知道這回事，八日晚上，我上了「泰山」

網上感言

瀏覽網上世界，彷如環遊世界的歷程，緊記要具備兩個東西，宏觀和微觀的原則。

宏觀的--全球路線圖，也即是全球網絡概覽(和網絡的發展歷程)

微觀的--如何去駕駛風帆，也即是如何去設計瀏覽網頁路線圖，當然要避免打翻船隻了

網上世界，彷如現實世界的又一個版本，危機處處，另外機緣處處，你說是不是？

我要把它複製，就像這樣吧

網上世界，彷如現實世界的...又一個版本

網上世界，彷如現實世界的...又一個版本

危機處處，另機緣處處，你說是不是？

網上世界，彷如現實世界的又一個版本

危機處處，另機緣處處，你說是不是？

你說是不是

其實，這個是電腦程序，只要按" $=RAND(1,1)$ "就成了！！

以下進入正題了，網絡生活與現代人生活是息息相關。

現代人的生活，是急促的，這樣的模式事實上存在一個極待我們解決的問題，就是這種生活節奏能夠引起一大籠連鎖效應。相當嚴重，其中

關連甚廣,更有甚者,這是東西文化角力/交融的關鍵處---我覺得有需要去一一澄清。

需形成和諧社會;可以分開以下各點去說明:

(一)生活密集,沒有充足時間讓我們有充份的思考,去做每個決定

(二)忘記了欣賞當下,以及周遭的人和事

(三)過於著重又或是只在乎所謂「競爭」,更可笑者,就是所謂「極強」的言論,違反傳統智慧,即所謂「中庸之道」

(ps 就中庸之道,我會加以說明一下,見(四))

(四) 中庸之道,其實是我們應該由弱至強整個光譜去考慮,作許多彈性的安排或選擇,例如在按照個別的特殊情形,

與環境互動,起著天地人合一的目標,而並非硬性規定,去強加於他人的一些極度固執的思想----「強」,中國古代並沒有這個核心價值

(五)「強」事實上可以造成許許多負面的影響,相當可怕!!這是不太難去設想的,例如可以造成相當於「貧富懸殊」--「強弱懸殊」的局面。

我寄望大家對上網抱有積極的態度,帶領未來更上層樓,再創高峰。

YU